

梁清标《六月会葬孝陵恭纪》诗发微

王馨鑫

(唐山学院 文法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梁清标为清初汉族重臣。康熙二年六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梁清标在参加清世祖顺治皇帝会葬仪式后写下了《六月会葬孝陵恭纪》一诗,以微言的形式指出历史真相:孝陵墓中并无顺治皇帝遗体,仅是空葬衣冠。梁清标能够了解并敢于将这一点揭露于人前,与其家族——真定望族梁氏在顺康之际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

关键词:梁清标;六月会葬孝陵恭纪;葬衣冠;梁维枢;钱谦益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3)04-0080-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3.04.013

Analysis of *Liu Yue Hui Zang Xiao Ling Gong Ji* by Liang Qingbiao

WANG Xin-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Liang Qingbiao was a senior official in early Qing Dynasty. In June of the second year during Emperor Kangxi's reign, he wrote the poem named *Liu Yue Hui Zang Xiao Ling Gong Ji* (*Note on the Funeral at Xiaoling Tomb in June*) after returning from the funeral of Emperor Shunzhi, where he pointed out the truth of the history that the remains of Emperor Shunzhi was not in Xiaoling tomb. Liang Qingbiao knew the truth and dared to uncover it because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is family's political attitude in the time of Emperor Shunzhi and Kangxi.

Key Words: Liang Qingbiao; *Liu Yue Hui Zang Xiao Ling Gong Ji* (*Note on the Funeral at Xiaoling Tomb in June*); dress burial; Liang Weishu; Qian Qianyi

梁清标(1620—1691),字玉立,号苍岩,直隶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清初汉族重臣。原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选庶吉士。顺治元年(1644),清朝定鼎,投诚,遂补原官。顺治十三年(1656),特旨拜兵部尚书。此后历任兵、礼、刑、户四部尚书长达三十五年,康熙二十七年(1688)升补保和殿大学士,三年后卒于任。梁氏风雅好文,于诗词乐府颇有造诣。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言其“诗笔清丽,读之能令

人低回不已”^{[1]605}。对梁清标,目前学界已有一些研究,但多是对其诗或词所作的整体述论,于某些作品中所蕴含的特殊历史背景及深层含义,探讨得尚不深入。如《六月会葬孝陵恭纪》一诗,为康熙二年(1663)六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梁清标参加会葬世祖顺治皇帝仪式之后所作,其中蕴含着对重要时事的微言。就笔者所见,尚无研究对此作出揭示,故试释之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基金项目: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1YJC751038)

作者简介:王馨鑫(1986—),女,北京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

一、《六月会葬孝陵恭纪》诗的关键微言

梁清标《蕉林诗集》七言律二《六月会葬孝陵恭纪》诗云:

突兀渔阳万岭盘,先皇此地葬衣冠。夜深风雨群灵出,晓起烟霞列帐寒。侧席忧勤余十载,上林涕泪集千官。侍臣徒倚黄云里,佳气葱葱驻马看。^①

按:据题目,此诗当作于清康熙二年(1663)六月顺治帝宝宫入葬遵化孝陵时。《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

康熙二年六月壬寅(六日),葬孝陵。^[2]

《清圣祖实录》卷九康熙二年(1663)夏四月:

戊午(二十一日)。以世祖章皇帝宝宫移送孝陵。^{[3]144}

又康熙二年(1663)六月:

辛丑(五日)。遣辅臣及文武三品以上官诣陵致祭。

壬寅(六日)。恭奉世祖章皇帝、孝康皇后、端敬皇后宝宫送至地宫。至戌时,安奉石床毕,掩地宫石门。

癸卯(七日)。奉安世祖章皇帝、孝康皇后、端敬皇后神位于享殿,致祭。^{[3]149}

顺治帝宝宫入葬时,梁清标任兵部尚书,品级为从一品,故能诣陵致祭。《清史列传·梁清标传》:

(顺治)十三年四月,迁兵部尚书。……康熙五年,调礼部尚书。^{[4]6585-6586}

《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吏部·文选清吏司·官制一·京官》: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满汉各一人,从一品。^[5]

诗言:“突兀渔阳万岭盘,先皇此地葬衣冠。”“渔阳”,指孝陵所在地遵化。《清通志》卷四十《礼略·吉礼·上陵》:

世祖章皇帝陵曰孝陵,孝康章皇后合葬,端

敬皇后祔葬,在遵化州西北七十里昌瑞山。^[6]

遵化原为县置,以陵寝所在,后升为州。“渔阳”乃其古称。(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四十五《遵化直隶州》:

春秋为无终子国,燕昭王置渔阳郡。……后魏太平真君七年,郡废,以县属渔阳郡。……五代唐,始置遵化县,属蓟州。^[7]

《清圣祖实录》卷六十四康熙十五年(1676)十一月:

丁酉(十九日)。以顺天府遵化县昌瑞山建世祖章皇帝孝陵,升县为州。^{[3]823}

“万岭盘”,言孝陵为昌瑞山脉金星峰、分水岭等山峰所环绕。(雍正)《畿辅通志》卷十一《京师·山陵》:

昌瑞山脉自太行逶迤而来,前有金星峰,后有分水岭,诸山即太行之支麓。左有鲇鱼关、马兰峪,右有宽佃峪、黄花山,森罗廻拱。凤台左水、凤台右水,分流夹绕,俱汇于龙虎峪。诚乃天生福地灵区。^[8]

“先皇”,指世祖顺治皇帝。“葬衣冠”,古典出自《史记·封禅书》:

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9]

其隐藏的今典则是指孝陵内并无顺治帝遗体或骨灰,乃是一座仅葬有“衣冠”的空坟。“葬衣冠”三字,实为此诗最关键的微言。

今查“中国基本古籍库”,句中包涵“葬衣冠”一语的书证共有三百余条,其义项可归为三类:

其一,埋葬其衣冠,而墓中并无遗体,乃是空冢、假墓。除上引此词最早出处《史记·封禅书》外,还有诸多引证,如:

身膏原野,而葬衣冠于故土。([宋]黄庭坚《祭徐德占文》)^[10]

厌世乘云人不见,空坟聊复葬衣冠。([宋]苏辙《逍遥台》)^[11]

又有宝慈观,乃张真人炼丹飞升之所,弟子

① [清]梁清标:《蕉林诗集》七言律二,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十七年(1678)梁允植秋碧堂刻本。

葬其衣冠,俗谓之衣冠冢。([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①

亡何,为红巾所伤,以死,不得其处,葬衣冠于横林之后园。([明]费元禄《费氏大传》)②

梅花岭上葬衣冠,丞相英灵去不还。([明]胡介《赠孙豹人》)③

“空坟”、墓中无遗体的意义皆非常明显。三百余条书证中,九成以上属此义项,可以说占压倒性多数。今《汉语大词典》及《辞源》中亦有“衣冠冢(塚)”词条,其释义均为“只(仅)埋葬死者衣冠的坟墓”^[13],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苏英事略》中的“他们父子四人的坟墓,都是衣冠塚,没有骸骨在内”及袁鹰《悲欢·校园随想》中的“那是半年多以后在昆明被暗杀的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塚”^[14],可与此相互参证。

其二,帝王下葬的美称。如[唐]王缙《玄宗大明皇帝哀册文》:“遗辙迹而徒攀,葬衣冠而何託。”^[15][唐]李中《烈祖孝高挽歌》:“华夷喧道德,陵垅葬衣冠。”^[16][明]张四维《世宗肃皇帝挽歌》:“白云凝望绝,愁见葬衣冠。”^[17]这种用法,实际上是“为臣者”不忍直言葬帝”或“不敢斥言葬帝”,因而以“葬衣冠”作为婉转的说辞,并隐含着已逝帝王的功业可以比于黄帝之意。但此种用法十分少见,其书证在古籍库中仅有九条,可见并非通行或习用之法。

其三,以“衣冠”指代所葬者的官绅或士人身份。这种用法较第二种更为罕见,书证仅五条。例如[元]胡助《开府大宗师张公游仙词》:“江到会葬衣冠处,五凤楼深草木浓。”^③[明]茅坤《题先师水西杨先生墓丘》:“此予师水西先生所葬衣冠处。”^[18]

综上可见,“葬衣冠”一语虽也可作为帝王或士绅逝后入葬的美称,但“空冢、假墓”这一义项才是最通行、最主流的用法。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衣冠冢”“葬衣冠”都具有十分明确而

一致的认知,其指称非常明显。梁清标的“先皇此地葬衣冠”,是有意利用模棱两可之典故,来指明事实之真相——孝陵墓中并无顺治帝遗体,仅是空葬衣冠罢了。

梁清标能够了解孝陵“葬衣冠”的真相这一点,并不稀奇。由顺治十八年(1661)王熙《世祖皇帝哀诗》、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以及康熙二年(1663)顾炎武《五台山》诗可知,“在顺康之际,顺治出家五台山佛寺,几乎是公开的秘密”^{[19]215}。王熙乃顺治四年(1647)进士,顺治十年(1653)任内翰林国史院检讨,后充经筵讲官,至顺治十八年(1661)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尚书,深受世祖皇帝信重。他实际也是世祖皇帝“驾崩”时真正的顾命大臣,其所作《世祖皇帝哀诗十首》其二云:“铜龙夜静漏声长,遗诏亲裁罪己章。只有图书陈左右,更无嫔御侍帷房。”^{[20]504}此数句看似寻常,只是在回忆世祖去世前的情景,但细细寻绎,便会发现十分奇怪——邓小军先生指出:“诗言静夜漫长,铜龙漏声滴响……漫长的昼夜间,‘大渐(病危)’的世祖皇帝亲自修改裁定遗诏,多罪己之言……历来临终遗诏,多为代笔,所谓患天花病危、弥留之际的皇帝,哪有精力亲自裁定遗诏。”^{[19]180}而且,此时养心殿中“临终”的世祖皇帝身边,“只有图书,连一个侍疾之妃嫔、宫女也没有”^{[19]181},这难道不奇怪吗?这正是在隐晦地表明,“顺治‘临终’之际,其实是安然无恙”^{[19]181}。而这组诗中其九所言的“书殿昼闲云漠漠,梵宫春掩草霏霏”^{[20]505},更是几乎明言昔日的讲阁书殿早已人去楼空,其人(即世祖皇帝)已是身处春草霏霏的“梵宫”佛寺之中了。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八极何茫茫,曰往清凉山。……一笑偶下滴,脱却芙蓉冠”^[21]与此异曲同工,所谓“清凉山”,也即山西五台山,世祖皇帝出家之地。

王熙、吴梅村对世祖出家一事,都抱有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而顾炎武《五台山》则云:“欲得

① [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国家图书馆藏明刻《百川学海》本。

② [明]费元禄:《甲秀园集》卷二十四,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③ [元]胡助:《纯白斋类稿》卷八,民国《金华丛书》本。

宝符山上是,不须参礼化人宫。”吴宓先生指出:“周穆王随西域化人而上天。……亭林之意,谓我今登此山,为看山川形势,图起兵恢复,非为参拜在此为僧之顺治皇帝也。”^[22]亭林一生为反清复明积极奔走,五台山乃晋冀战略要地,自然要登顶查看形势;而对于已经出家的顺治皇帝,他心中并无感触,大概只是想起了此事,遂一并写入诗中,但也恰好证明了他对此事的知情。

除王熙、梅村、亭林外,当时还有一些了解内情的士人,也曾写过相关的微言作品,如李天馥《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就是为顺治帝董皇后而作,其中所隐含之微言隐语,皆暗指董皇后即是董小宛;又如洪昇的著名传奇《长生殿》,亦隐晦但确切地暗示了董小宛入清宫一事,洪昇更因暗示顺治杀兄夺妻及出家为僧等事,而最终酿成大祸^①。

梁清标身为当朝一品,又是世祖皇帝一手擢拔,位接禁近。此外,他还是李天馥《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现存唯一印本的最初收藏人——今国家图书馆藏李天馥《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一卷,为海内外孤本,其卷首所钤“蕉林梁氏书画之印”,即为梁清标藏书印。梁清标与李天馥同朝为官,有所往来;而梁氏嗜藏书画,又满朝皆知,故此《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是李亲手赠与梁的可能性极大。此外,梁清标还与洪昇《长生殿》演出一案关系密切。洪昇《长生殿·例言》云:“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23]又董潮《东皋杂钞》云:

钱唐洪太学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康熙戊辰中,既达御览,都下艳称之。一时名士,张酒治具,大会生公园,名优内聚,班演是剧。主之者为真定梁相国清标,具柬者为益都赵赞善执信。虞山赵星瞻征介,馆给谏王某所,不得与会,因怒,乃促给谏入奏,谓是日系皇太后忌辰,为大不敬。上先发刑部拿人,赖相国挽回。后

发吏部,凡士大夫除名者,凡五十余人。^[24]

董潮此段记述之中多有谬误,前辈学者早已指出,其“主之者”也未必就是梁清标。不过其中所言演剧遭祸后,圣祖康熙皇帝先是令刑部捉拿,后又改变主意、将此事转交吏部处理,是由于“真定梁相国”清标之斡旋,庶几近实^②。由此可见,在《长生殿》演剧一案中,梁清标实际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种种迹象表明,对于当时宫闱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梁清标应无不知之理。

二、梁氏家族在清初的政治态度

不过,一向被视为“持重详慎,语不妄发”^[25]的梁清标,为何突然敢毫不避讳地将孝陵“葬衣冠”一事揭露于人前呢?笔者认为,这与他所出身的真定梁氏家族在顺康之际的一贯政治态度有关。

清军入主中原后,真定梁氏家族共有五人入朝为官,分别是梁维本(清标本生父)、梁维枢(清标堂叔父)、梁清标、梁清宽(清标兄)及梁清远(清标堂兄),时人称“北地诸梁,蝉联鹊起,犹汉代之有荀杨、江左之有顾陆”^③。但在表面的恭顺投效之下,其家族却时有大胆之举。如顺治四年(1647)梁维枢甘冒风险,对钱谦益、柳如是夫妇提供援助。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言:

(顺治)三年……六月,(钱谦益)以疾归。是时法令严,朝官无敢谒假者,谦益竟驰驿回籍。归遂牵连淄川谢陞(按:当作“陞”)案,银铛北上,传言行贿三十万金得幸免。贿虽无徵,后来谦益与人书,屡言匱乏,贫富先后顿异,未为无因矣。^{[1]306}

顺治三年(1646)六月告疾回籍后,钱谦益因淄川谢陞案的牵连被捕北行,关入北京刑部狱,后有赖于亲友之救援及以金行贿,方得免死获释。而在这当中,梁清标的堂叔父梁维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钱谦益《梁母吴太夫人

① 详见邓小军先生《〈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笺证》及《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下部第九章。

② 可参章培恒先生《洪昇年谱》附录一《演〈长生殿〉之祸考》第4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③ [清]丁澎:《棠村词序》,见梁清标《棠村词》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十五年(1676)刻本。

寿序》云：

梁母吴太夫人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赠少保真定梁公（按：即梁梦龙）之子妇，今备兵使者慎可（按：维枢字）之母，而少宰（按：即梁清远）、司马（按：即梁清标）之祖母、从祖母也。……丁亥之岁，余坐饮章急徵，如河东氏匍匐从行。狱急，寄孥于梁氏。太夫人命慎可卜雕陵庄^①以居。^{[26]974-975}

吴太夫人即梁维枢之母，也即梁清标之叔祖母。“丁亥之岁”指的正是顺治四年（1647）。牧斋自述是年“坐饮章急徵”，遭逮北行，夫人河东君柳如是则一路跟随北上。当案情危急、自己入狱时，柳如是无处可往，正是寄住于梁维枢为之所设的雕陵庄中。又牧斋有《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其中第二首也提及了此事：

阴宫窟室昼含凄，风色萧骚白日低。天上底须论玉兔，人间何物是金鸡。肝肠迸裂题襟友，血泪模糊织锦妻。却指恒云望家室，滹沱河北太行西。^{[26]10}

尾联之“恒云”“滹沱河北太行西”，显指梁氏世居之真定，亦即牧斋寄孥之雕陵庄所在，故云“却指恒云望家室”。故此，诗第五句之“题襟友”，当是指梁维枢无疑。以“肝肠迸裂”形容之，又将他与在此次危难中苦心斡旋救护的柳如是并提，可见在顺治四年（1647）救免牧斋一事中，虽然具体过程如何，今时今日已无从知晓，但梁维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梁氏家族世居真定，早在明嘉靖朝即已开始显贵，梁清标之高祖梁梦龙仕至吏部、兵部尚书之高位，族中兄弟、子侄亦多有任武职者。其亲族师友可说是遍布京师畿辅，不可不谓树大根深。若无梁维枢及梁氏家族之斡旋，恐怕河东君即使身携“三十万金”，亦不得其门而入。今存梁维枢所辑的《真定梁氏直誉集》中，收有钱谦益致梁氏信函一封，其内容如下：

宾石开车，邱成分宅，古人高谊，不谓再见

于今日。载德而南，幸返乡曲，吴中贤士大夫无不拱手叹颂，比高于恒岳而拟深于滹水也。深秋抵家，旋复卒岁，献岁发春，始能走一介代扣首九顿于堂下。道涂艰阻，不能将毫毛之敬，徒有寸心，用为旌佩耳。陆放翁二集已嘱庐公祖觅寄，想已先达邺架矣。贱体衰残，日甚一日，惟有补缀残书，养生送日，想知己所乐闻者。信笔草次，驰企之私，百不尽一，贤嗣令侄，深荷盛雅，并祈叱名。^②

“宾石开车”，《类林杂说·仁友篇》：

赵歧字邠卿，京兆长陵人，仕郡为功曹。中常侍唐衡弟衡为京兆都尉，歧为功曹，每侵之，衡常怀快快。唐衡闻之，遂奏汉灵帝，灵帝迁衡为京兆太守，衡遂收歧家属，将託以重罪诛之。歧亡走，更姓名，至青州卖胡饼。时北海孙嵩字宾石，乘独车游于市中，遂见歧，呼至与语。歧惧是衡亲属，惶恐色变。孙嵩因谓歧曰……歧遂以实告之。嵩于是载歧上车同归，……置于覆壁中，密自供给。……事出《魏书》。^③

钱谦益以孙嵩置赵歧于覆壁中之古典，言梁维枢冒着得罪新朝及权贵之风险，帮助自己躲过一劫。

“邱成分宅”，出《文选·广绝交论》：“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邱成分宅之德。”李善注引《孔丛子》曰：

邱成子自鲁聘晋，过于卫，右宰穀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作，酣毕而送以璧，成子不辞。其仆曰：“不辞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觞我，亲我也；陈乐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观之，卫其乱矣。”行三十里而闻卫乱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于是迎其妻子，还其璧，隔宅而居之。^[27]

此以邱成子分宅以居穀臣妻子之古典，指梁维枢遵吴太夫人之命，卜雕陵庄以安顿柳如是。维枢于牧斋之高谊，不可谓不厚。“宾石开车，邱成分宅”，两个典故一指自己，一指柳如是，极为贴切而无合掌之弊，足见牧斋之学博才

① 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牧斋有学集》据《畿辅通志》将原“雕陵庄”改为“雕桥庄”，实误。

② [清]梁维枢：《真定梁氏直誉集》，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③ [金]王朋寿：《类林杂说》卷五，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高。除顺治四年(1647)被逮入京一事以外,钱氏一生中并无其他能与此二典故相契合之经历,则据《梁母吴太夫人寿序》,此信所致之对象为梁维枢无疑。明乎此,则信中“贤嗣令侄”之语,自然指的是梁维枢之子梁清远、之侄梁清标。“贤嗣令侄,深荷盛雅”,说明牧斋寄孥梁氏或出狱还乡之时,是见到过梁清远和梁清标的。而二人对于自己父亲(叔父)的做法,亦是认同支持的。

更可注意者,牧斋此次被逮入京,实是因触怒清廷所致——“是时法令严,朝官无敢谒假者,谦益竟驰驿回籍”^{[1]306}。在此种情况下,仍敢于对其施以援救,甚至分宅以居,梁维枢之胆略,足令时人侧目。

梁氏家族在清初的政治态度,实际上延续了梁梦龙秉公持正、急难好义的精神内核;但另一方面,却也深谙韬光养晦、不与势争之理。由钱谦益信中“贱体衰残,日甚一日,惟有补缀残书,养生送日,想知己所乐闻者”之语,可知梁维枢应规劝过牧斋勿要过多牵扯外事;其分宅以居柳如是之“雕陵庄”,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似也有“取《庄子·山木》篇‘雕陵’之语,合用古典今典”^{[28]915}以提醒、规讽钱柳夫妇之意。

三、梁清标的行事准则与“葬衣冠”微言的产生原因

梁氏家族的这种精神传统与处世态度,显然也影响到了梁清标。在明面上,他几乎从不显山露水,但实际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有自己的主张和行事准则,并不完全以“上意”或清廷的官方态度为转移。如顺治十六年(1659)因处理海警不力遭劾一事。是年夏,郑成功由镇江犯江宁,世祖下诏亲征,后以梁化凤捷报传至,遂罢。九月,给事中杨雍建上疏,劾兵部诸官员“不发一谋,不建一策,仅随事具覆,依样葫芦”,“请天语严饬,以儆尸素”^{[4]6585}。时任兵部尚书的梁清标上疏自辩,不称旨,遂降三级留任。次年二月京察,得上谕,曰:“梁清标经朕特简,畀

掌中枢,自当殚竭心力,以图报效。乃凡事委卸,不肯担任劳怨,本当议处,姑从宽免。其痛自警省,竭力振作。”^{[4]6585}这说明,在抵御、征讨郑成功一事上,梁清标的态度是非常冷淡甚至可说是消极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圣祖皇帝拟攻打台湾,梁清标又借彗星见于东北之机,进言“今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当以安静为主”^[29]。圣祖嘉纳之,遂暂停了“十月进剿台湾”的计划。前后二十余年,虽然“食君之禄,分君之忧”,也算是勤慎精敏,但也明显能够看出,梁清标内心深处,始终还潜藏着对明遗民的同情,不忍心对其赶尽杀绝。

而在对钱谦益的态度上,他也始终与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叔父保持一致:

(顺治十七年)五月,上以岁旱,令部院诸臣条奏时务。清标与李棠馥疏言:“……奸民捏告通贼谋叛,蠹役贪官借端取货,生事邀功,致善良受害,应俱严行饬禁。”得旨:“……著确指其人。”于是复奏:“近年地方官……藉通贼谋叛名,鱼肉平民,则有桐城知县叶桂祖、常熟知县周敏等,为给事中汪之洙、巡按何元化所劾。其未经劾奏者,不知凡几,故请旨饬禁,惩前以毖后。”疏下部知之。^{[4]6585-6586}

为何梁氏以堂堂兵部尚书之尊,要处心积虑地劾奏两个小小的知县,并特意指出二人“藉通贼谋叛名,鱼肉平民”呢?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此事与钱谦益大有关系,“恐是乘机为牧斋辈解脱于郑延平失败之后,清廷大肆搜捕之时也”^{[28]1220}。钱谦益居常熟,知县周敏对其联郑抗清之事必有所察觉,梁清标借机将其劾罢,有极大可能是为了保护牧斋。是故牧斋后来在信中称颂其“金石格言,岩廊竝论,片语解嘲,单词止沸。此则养国家之元气,作善类之长城,四海具瞻,千秋作则者也”^①,对梁清标的暗中保护表示感谢。

邓之诚先生在《清诗纪事初编》中认为:“清

① 按:此信出自《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三(清康熙间常熟顾氏如月楼刻本),题作“致□□□”,后三字泐去,但据信中“恒云握别,遂踰星纪”等语,陈寅恪先生认为即“致梁清标”者。参《柳如是别传》(下)第122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标立身从官,风雅好文,与王崇简略同。而才笔过之,持禄保位亦过之。”^{[1]605}此语甚确。今观清标《蕉林诗集》十八卷中,绝大多数都是酬唱赠别、流连光景之作,与时事有关者极少。就连时人多喜吟咏、暗含深意之宫词,在其诗集中都毫无踪影。其立身处世之谨慎持重,可见一斑。但即使如此,仍不免于无声处,暗藏惊雷——“先皇此地葬衣冠”,正是梁清标作为亲历者,在《蕉林诗集》中留下的最明晰的历史真相之一。

参考文献:

- [1] 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 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2] 清实录: 第 3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106.
- [3] 清实录: 第 4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4] 清史列传[M]. 王钟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5] 钦定大清会典[M]//文津阁四库全书: 第 205 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713.
- [6] 钦定皇朝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64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8: 461.
- [7] 穆彰阿. 大清一统志[M]//续修四库全书: 第 613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628.
- [8] 畿辅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50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8: 170-171.
- [9] 司马迁. 史记[M]//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5: 437.
- [10]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159.
- [11] 苏辙. 苏辙集[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55.
- [12] 卓尔堪. 遗民诗[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240.
- [13] 辞源[DB/OL]. 3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04-20]. <http://ciyuan. cp. com. cn/etymology/word/fuzzySearch. jsp? title=%E8%A1%A3%E5%86%A0%E5%86%A2>.
- [14] 汉语大词典[DB/OL]. 知网版.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22-04-20]. <https://hd. cnki. net/kxhd/Search/ResultDetailDispatchEx?code=R2011070420330360>.
- [15] 董诰, 阮元, 徐松, 等. 全唐文[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1663.
- [16] 彭定求, 沈三曾, 杨中讷, 等.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8604.
- [17] 张四维. 张四维集[M]. 张志江,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52.
- [18] 茅坤. 茅坤集: 第 3 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843.
- [19] 邓小军. 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20] 王熙. 王文靖公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 214 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21] 吴伟业. 梅村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312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8: 23.
- [22] 吴宓. 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136.
- [23] 洪昇. 长生殿[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1.
- [24] 董潮. 东皋杂钞[M]//丛书集成初编: 第 2963 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33.
- [25] 李澄中. 白云村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120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17.
- [26] 钱谦益. 牧斋有学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27] 萧统. 六臣注文选[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1001.
- [28] 陈寅恪. 柳如是别传: 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 [29] 清实录: 第 5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46.

(责任编辑: 冯兆娜)